



报道 | 张子奕
ziyiz@sph.com.sg
摄影 | 唐家鸿

短剧当道，AI横行，本地是否出现“年轻编剧荒”？《联合早报》专访三位活跃于本地的00后编剧——童星与影视出身的王胤铭、关注心理与社会议题的严义正，以及深耕物件与身体叙事的宋妹子，破译他们的全球化语言与数码化表达，也探索他们在传统戏剧舞台之外，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路径。

王胤铭： 从童星到影像叙事

24岁的王胤铭11岁童星出道，在8频道儿童剧《我们班》(We Are Good Kids)饰演“钟正”。她很早便确认自己要进入创作行业：“我一直知道自己要写故事，那是我的梦想。”

她的第一个短片剧本完成于小六会考后。小学生的她把剧本拍出来，在同学家举办试映会。她形容自己的“数码启蒙”很早：家庭聚会时，她就会拿着摄影机记录日常，“影像和文字的叙事，对我来说是同步进行的”。

从小学到高中，王胤铭一直活跃于学校戏剧社和电影社团，也多次参加“全国群口讲故事比赛”，即兴塑造人物与情节。进入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后，她主修传播学，辅修华文创意写作，在不同文本类型与叙事方式中找到自己的故事。

大二赴美国交换期间，她进入更开放大胆的创作环境，开始大量接触魔幻现实主义等非现实题材，并关注“推想小说”(speculative fiction)“如何在现实基础上加入未来或超自然设定。受此影响，她的毕业短片《生》大胆选择科幻题材，背景设定在人类以跑步机产电的时代，借此讨论个体生存价值与踏入社会前的焦虑心理。

王胤铭用近一年时间，完成从剧本构思到影像制作的全过程。放映当天，不懂华文的表姐倍受感动，演员也很能共情角色内心，王胤铭说：“观众中，只要有一人和你有共鸣，这部电影就算成功了。”

2024年毕业后，她曾在本地影视制作公司担任剧本助理，目前以独立剪辑师与演员的身份创作。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她，接受影像化表达，具有国际视野，写作、拍摄、剪辑与表演彼此牵引，可谓全能型的创作者。

严义正： 从“戏精”到关注社会议题

与王胤铭的职业路径相似，25岁的严义正同样拥抱“全能编剧”的多种可能。他自小学习京剧，是个“戏精”，也喜欢华文的节奏与质地。



王胤铭习惯影视化表达，从小用镜头捕捉时光。(受访者提供)



尽管毕业短片预算受限，王胤铭仍拍出道具成本较高的科幻作品。(受访者提供)

严义正(左起)、王胤铭和宋妹子的成长路径各不相同，但在创作路上都走向展览社会实践、电影剪辑表演和物件身体戏剧的多元方向。



不纸谈剧本 Z世代编剧破译新叙事



严义正(图中呐喊者)中学时期就与社会对话，用戏剧创作与心理健康组织承担社会责任。(受访者提供)

进入华侨中学(高中部)后，他受指导老师鼓励，走向幕后监督制作，也在不同岗位之间流转。严义正那时发现，自己更享受“看一部戏在集体协作中成型”。

中二时，他以存在主义题材剧本《玩具王》入选本地双语剧团TOY肥料厂“剧健将”计划，成为2019年唯一入选的华语剧本。“做那部剧的时候，是A水准的前一天，”他回忆说，“但我玩得很开心。”成绩优异的他，一直在学业、创作与公共议题之间并行。

谈到写作的起点，他回溯童年反复看见的美国枪击案新闻。“我们生活在新加坡，可能遇不到这样的事情，但创作者还是要回应现实。”在他眼中，戏剧的核心并不在表达观点，而在“人与人之间的联系”，以及是否能产生某种疗愈作用。

近期，严义正也在更新自己的创作语言。随TOY肥料厂参与东南亚表演艺术交流计划“耕南洋”(plotSEA)期间，他在泰国与越南的户外演出中观察到，道具就地取材，语言不再是理解剧情的前提，情绪与身体成为主要的沟通方式。“有时候你不用完全听懂，也能感受到主题思想。”这段跨文化经验，让他重新审视本地华语剧对文本的依赖，并在未来创作中尝试更多留白。

他并未将自己局限于单一身



严义正(右)会演戏也会编剧，从小被华文文化滋养。(受访者提供)

份。意识到本地编剧岗位有限后，严义正把创作能力延伸至策展与精神疗愈等领域，在不同场域寻找文艺生产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平衡。剧场之外，他也在中二时期成立Mental Health Collective SG志愿团体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。目前，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系大四学生，计划继续深造心理学，但仍会投入戏剧创作。

宋妹子： 外来视角进入本地剧场

2003年出生的宋妹子，去年从中国江苏来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研修戏剧与表演研究。与前两位不同，她的创作起点并非剧场，而是互联网与长文本写作。宋妹子在高中时期完成十万余字小说，一直“不计成本地写作”，大学阶段她发现影视与戏剧的不同，转向更为“温暖有人情味”的剧场。

宋妹子编剧生涯的起点，别

一群“00后”的年轻创作者，正以文字和影像记录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探讨焦虑、梦想与回忆。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编剧，更身兼剪辑师、策展人、演员等多元角色。童星出身的王胤铭，通过科幻短片思考生存的意义；心理学学生严义正，将社会议题搬上舞台；留学生宋妹子，积极投入多元化的国际创作环境。在短剧盛行的时代，他们选择了更慢、更真实，甚至“不赚钱”的方式，坚守创作的初心和“天真”。

从来不是创作之外的东西，而是作品的一部分。

为了守护“创作的天真”，宋妹子并不期待只靠戏剧谋生，而是主动将生计与创作拉开距离。她说：“我可能会用赚钱的剧本，养活不赚钱的剧本”。现在她在不同岗位与媒介之间游走，也在社媒平台扩大声量，为创作保留未来。

作为本地新人，宋妹子对新加坡剧场生态的观察相对直接。

她注意到，本地戏剧教育体系成熟，艺术启蒙起点较早，中学阶段已有稳定的戏剧社团与实践机会。与本地剧团合作期间，她也感受到本地整体创作环境相对开放，等级秩序感不强，新人更容易进入排练与制作流程。

王胤铭从本地视角进一步补充，随着学习资源更加普及，更多“老鸟”愿意接受新人直接上手专业岗位，也更加积极辅助新人，给他们学习机会。

宋妹子坦言，近年智齿手术失败，半边嘴唇不能动，成为她的永久创伤。她也开始回望起千禧年的美好，希望用剧场跨时空对话，但过程中她多次被质疑“你写的不是戏剧”。挣扎过后，宋妹子还是愿意相信自己，更召集起一批志同道合的人，组建自己的剧团，她说：“戏剧也可以不是三一律，不是莎士比亚，身体和物件如何承载记忆与情绪，也很重要。”

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宋妹子，很早就直面年轻编剧的现实条件——年轻辈分低，话语权少，可动用的资源有限。王胤铭和严义正也认同这一点，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们都提出，现实因素



宋妹子去年尝试当演员，加入自己的新剧造势。(受访者提供)



宋妹子(左)认为身体和物件是记忆与情绪的承载，她自制木偶，在国大戏剧课堂上展示。(受访者提供)